

第五十三回 念妻節少華緩婚 悔前過劉捷赦罪

卻說劉捷遇赦，欲到崔攀鳳寓處暫居，劉燕玉心避嫌疑，忽聞外邊走進兒人叫曰：「國丈何在？」劉捷聞聲疑惑，只見來了六個青衣大帽家人，跪下曰：「小人乃是本府阮爺的家人，奉令押轎來請老爺們到衙中暫住。」原來順天府阮龍光乃是劉捷的表弟，二甲進士出身。劉捷喜曰：「爾且稍待。」隨即進內對眾人說明，可往府衙安身。劉燕玉暗喜。劉捷催促眾人起身，只見杜含香抱著劉旋對劉燕玉曰：「我在此伏侍令兄，侯正法之日，我隨到法場觸死，陰魂亦可同伴。劉旋小子望姑娘撫養成人，妾在九泉感激不盡。」劉奎璧對杜含香曰：「我犯下彌天大罪，理應抄沒，全蒙聖恩浩蕩，只斬一人。爾如自盡，深負聖恩；況爾為我傳嗣，五望爾保借性命，撫育旋兒長成，接吾香煙為是。」杜含香曰：「妾本欲同死，蒙爵主囑托，妾當偷生照顧孩兒；但牢中無人，妾願在此伏侍爵主，完此心願。」劉捷曰：「此亦媳婦深情，吾們不必相強。」滿門辭別而去，劉捷又向牢官稱謝出牢。

家人早已備齊轎子，各人乘轎前去；江三嫂坐了小轎，江進喜跟轎，不一時來到順天府，從中門直進後堂。阮龍光同辛氏迎接入內，淋浴更衣，兩下相見。坐下茶畢，阮龍光問知江進喜母子委曲；俱稱盛德。不多時，席間齊同飲。席間問及劉燕玉以前之事，劉燕玉就把萬緣庵如何過日，夢如如何周全，後來焚如一同進京等情說明。阮龍光笑曰：「難得賢姪女如此貞節，怪不得忠孝王父子盡情。」阮龍光又笑曰：「黨如如此守道，我有一好機會報他。現城中有一座登善鹿，鹿內住持尼已死，來日本府存案，就令籠如往登善鹿充當住持，香火極盛，又有租田，頗有利益。」江進喜母子向前叩謝府尊提撥之恩。劉小姐令進喜把客脂內行李搬進府衙，又取了十兩銀子，交江進喜曰：「此銀付你母姨應用。」次日焚如即進登善庵作住持，不表。

且說鄺相在閣，令人抄出恩赦完婚的詔稿，至巳斜西回府，令家人：「取我的名帖，把赦書送與武憲王，說是我通知的，好備娶親。」家人領命而去。鄺相來到樓上，素華迎接坐下，問曰：「小姐因何有不悅之意？」鄺相笑曰：「有一件不堪之事，姐姐爾莫怪，方敢說明。」素華曰：「有事即管說來。」鄺相就把忠孝王父子並皇后為劉捷求救，六部官大忿，自己好意勸住，聖駕前辦不謙阻，又令人送赦書與他報喜等情，細細言明。素華聞言，柳葉眉即時雙豎，杏眼圓睜，怒曰：「忠孝王大為不該！劉氏救他，乃為自己姻事，有甚恩首，如何赦得他家滿門？況伊父番邦囚禁三年，伊母流落綠林二載，竟把父母仇怨置之度外。小姐爾是首相；亦不對你說一句，如此目無師長。且小姐昔年逃難，若非才學蓋世，十五歲幼女豈不死於他鄉外里？就是我投水之時，倘無恩母相救，早已葬身魚腹。他今全不念你慘死之苦，辦不記劉氏是仇人之妹，竟為了劉氏一人竭力奏赦，深負爾我情義。只是六部要諒，小姐何故阻擋？」鄺相曰：「我若同諒，後人必說吾妒忌劉氏婚姻。」素華曰：「難得小姐寬宏，且喜小姐尚未露形；但忠孝王如此薄情，且待十年後改裝，只是教他貪近反遠了。」鄺相曰：「不須十年方始改裝，且再作三年大鍾，以報朝廷之恩，即可改裝。」素華笑曰：「正當如此，使他後來悔改。」鄺相曰：「你嫁吾是戲耍之言，然榮顯亦蓋天下，算來勝他無權王爵多矣。我差人送赦書穗。亦是使他日後說吾寬宏耳。」且說送赦帶稿家人來至王府，對門官說明詳細，女婢傳入後堂。王府夫妻父子正在閒談，忽女婢呈上鄺相抄來的調檄；老王夫妻看過悅曰：「原來是女兒內宮求情，今鄺相亦來通知。」即將回帖交來人帶畫，多多拜上棘太師厚意。家將領令，打發下書人回去。忠孝王問曰：「不知鄺恩師節內什麼奇語？」老王把書付與忠孝王看過。忠孝王吃了一驚，即曰：「此事不好。孩兒奏朝廷定要守孟氏三年節義，方才娶妾。今當表奏，須緩三年完親，方不欺君，亦不負孟氏貞節。」尹太郡大怒曰：「我常念無有媳婦。今幸皇后求情，聖上賜婚，乃天之幸，逆子要再緩三年完親。況劉捷滿門要往嶺南，只剩媳婦單身，教他住於何必？逆子如此無逆不孝，真是可恨！」武憲王亦怒曰：「媳婦何愁無處身，他在尼庵住過，今仍住在尼庵何妨？」太郡愈怒曰：「逆子目無君親，使我們無有媳婦害羞。不如回鄉，任爾表奏緩婚。」言訖，回顧眾婢僕曰：「快快收拾行囊回鄉！」眾婢僕暗笑忠孝王不知趣，不要娶妻，致使父母發怒。當下老王夫妻怒氣衝衝，退入內去。忠孝王無情無緒，回鸞鳳宮，對孟小姐畫圖前作揖曰：「為小姐守節，致使雙親發怒，小姐可知我辛苦麼？」忽又轉念：我今寧可得罪父母，決不辜負孟氏，只得修下緩婚表，來早密奏朝廷，自然准奏，那時雙親，雖然發惱，亦是無計可施。主意已定，至初更後，就閉上宮門，燈下具了緩婚表方安寢。

且說老王對妻曰：「畜生作事認真，今日責罵不敢作答，倘來早私自上表，朝廷喜其有節，准其緩婚，那時旨下，雖任我們責罵，亦無可奈何。」太郡曰：「此言有理，須要提防他上表。」老王曰：「我有辦法。」即喚過二婢，曰：「爾可去對把門的說，來日少王要出門，須傳雲板，倘敢有違，重責四十大板。」女婢出去；吩咐門官，回覆老王。老王吩咐二婢曰：「你二人今夜不可安寢，可坐在屏門內提防，倘聽得外邊雲板响，不須先來通報，速開屏門，稱是我夫妻要傳少王爺論話，立迫少王爺入房；他若不呀，爾可入內來報，我們阻擋。」女婢領命，就往屏門靜坐，言談伺候。

且說忠孝王至四更後，即便起牀，亦不梳洗，忙取冠服穿戴，即令備轎進朝，令門官不許傳雲板。家童傳出此話，把門官暗想，老王爺要傳雲板，少王爺不傳雲板，豈不進退兩難？忙進內來，求老僕呂忠作主。呂忠曰：「你們可速傳雲板，我即出來抵當少王爺便了。」把門官稱謝。

且說忠孝王吃些點心，家童聞報，轎即進來。忠孝王袖表走到外門，候轎到來，忽聽雲板連響。忠孝王發怒，忙喚傳雲板的前來，一面著家將帶棍伺候。只見屏門開處，二婢向前曰：「老千歲請少千歲進房論話。」忠孝王曰：「我即當去。」只見老僕呂忠上前叩頭曰：「就是小人傳雲板的，未知如何發落？」忠孝王曰：「你非把門的，故意違令，來敲雲板，如此無禮！」呂忠曰：「老奴因昨晚把門官相請，多飲幾杯酒，就在那邊眠。因思上萬一出入，怎敢不傳雲板？實是小人該死。」忠孝王罵曰：「你匹夫，故意違令，暫且寄這四十棍，下次敢再如此無禮，打死！」呂忠即叩頭出去。

女婢掌燈引路，來到房門前。情知父母發怒，輕輕推門進，燈火尚明，垂手立在牀前，不敢作聲。只呀老王長歎一聲，忠孝王自思自居王爵，今竟件逆親意，不孝實甚。不覺失神立定了一會，老王披衣下牀，怒目把忠孝王一看，恨恨而起。太郡在牀帳內見兒子如此失神，心中有些不忍，便披衣起坐在牀沿，安慰兒子曰：「難得爾姊求情，方得賜婚，你卻緩婚三年，教我想不發怒！今可從速完婚，方為孝道。」忠孝王只得應允。

女婢送進人參湯來，太郡付與忠孝王曰：「吾兒早起，可吃此茶養神。」忠孝王曰：「母親年高，正當調養，孩兒要吃再煮不遲。」說罷退出，梳洗畢，將表留下，即便回到鸞鳳宮，自思君父之命難違，我當完娶入門，那時對劉氏說

一同完親步孟氏倘若不能相會，須緩三年方才同牀共枕；今且分房獨宿，以守孟氏三年節義，諒劉氏辦必知禮。既聽從父母，即無異言，豈不公私兩盡？主意已定，就知父母曰：「雙親嚴命，兒怎敢不從，但孟氏逃出，生死未卜。蘇氏投水已死，未得褒封，於心何忍！意欲煩母親進宮，懇奏請天子，追贈二女封號，方得心安，然後與劉氏完親。未知二大人意下如何？」老王夫妻大喜曰：「此乃正理，有何不可？」太郡曰：「今日已遲，不得進宮，來早為娘入求女兒奏請朝廷，自當准奏。」忽見奴婢報曰：「劉捷來報，聲言定要面見二位請罪謝恩。」老王問曰：「怎樣前來？」奴婢曰：「門官說是坐小轎，只有一個家人跟隨，自己滿身素服；有如罪人一般。」老王急令奴婢速取王服，父子穿戴停當，吩咐少王曰：「你們少年人須要大量，盡禮迎接，不可怠慢。」父子同出後殿，忠孝王奔出大門外，老王吩咐大開中門請進。來到大門，忠孝王上前一步跪下，曰：「小婿不知岳父大人來臨，有失迎接，望乞賜罪。」劉捷忙跪下來，向前雙手扶起，曰：「老夫罪惡，摧發難數。老王如此厚禮，使罪朽惶恐無地。」忠孝王曰：「岳父尊重，家父特請從中門進內相會。」劉捷曰：「罪朽何人，焉敢放肆擅走中門。」言訖，即從東角門而進。武憲王慌忙降階迎接，滿面堆笑曰：「小弟不知老親翁降臨，有失迎接，獲罪不小。老親翁如此過謙，大為不該。」劉捷趨前謝罪曰：「犯官罪重山嶽，老千歲滿門厚德深似淵海；復蒙賢喬樣如此隆禮，益深犯官罪逆。」老王向前一同跪下曰：「老親翁如此，豈不折殺小弟。」二人對拜，劉捷心中侷促不安。老王恭請從中央上座，劉捷欲從偏階，老王執手扶之上殿，尊其上坐。劉捷苦辭不得，即分賓主坐下。老王謝罪曰：「兒輩年少無知，進表得罪老親翁，及弟得知，不及阻擋，大為不該。再緩幾日，必當力奏，使老親翁免往嶺南。」劉捷曰：「犯官罪大，滅族猶輕，今只遣戍，足感賢父子捐棄前仇，並蒙收留小女，詢是禾高地厚之恩。」老王曰：「如今欽限期迫，待弟擇吉通知，便好行聘迎娶。」劉捷大驚曰：「非是犯官無力賠貼嫁妝，實是貴賤不相當，難以回帖。不須行聘，只是擇吉，犯官就將小姐送到府上完親，已感恩不盡了。」老王曰：「禮無不敬，老親翁不必過謙，小弟自有區處。」說畢，劉捷辭別，老王父子挽留曰：「待小飲兒杯，回府未遲。」捷稱謝曰：「後日領樟。」老王吩咐將轎打進殿前；便請劉捷上轎。劉捷苦辭，老王父子強扯上轎，令人扶擡從中門出去，父子送行。送畢，回進後宮，對太郡說明備細，即對忠孝王曰：「覓困難之際，須妥留他體面，不可冷語相加。今我隆禮相待，他自覺有愧，並見我寬宏大度。今當煩衛華亭為媒，求取庚好擇吉期。」

且說劉捷回衙，與阮龍光等說起方才武憲王父子厚禮，自悔當初為人強暴，以至今日。阮氏曰：「有大量必有大福，比爾一妹強暴，級子為惡。今當差人送女兒庚帖前去取好日子。」即便備下金字庚貼，差人送往王府，二面發出鑲兩，合妝黃物件，伺候行嫁。未知劉奎璧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